

## 【发郊】若生命等候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01423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01423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Major Character Death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9 Words: 16,734 Chapters: 1/1

## 【发郊】若生命等候

by [toJoycee9](#)

### Summary

现代背景，姬发转世之后没有前世记忆，殷太岁思凡辞去天庭职务追到人间去泡他，包甜，不甜我把自己剁成月饼馅儿。

1

周发发睡了一个昏昏沉沉的午觉，醒来的时候肌肉酸痛手脚僵硬，窗户外面灰蒙蒙的，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似的。他艰难地爬起来去水龙头那冲了把脸，抬眼看了一下挂在墙上时钟，再从钱包里拿出火车票确认了一下发车时间，然后挎上腰包直奔楼下的开封菜快餐店。

快餐店里排了很长的队，他正低着头在手机上捣鼓菜单，突然有个人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他转身看见一个梳着道士头的小伙激动地冲他喊：“姬发！”

周发发莫名其妙地环顾四周，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脸问：“你叫我？”

那道士说：“对呀，我就是来找你的！”

周发发打量了一下这个人，身上穿着印有八卦图的宽袍大袖，站在快餐店里显得特别滑稽，偏偏这人长着一张非常出众的脸，很难让人拿他跟与世隔绝仙风道骨的出家人联系在一起，这又让他开始怀疑对方是不是刚从漫展回来的二刺猿。

“你认错人了吧？”周发发问。

道士摇了摇头，但也没跟他争论下去，就杵在那微笑着看他，眼神中透着难以掩饰的兴奋。周发发被他看得毛毛的，忍不住问：“帅哥你……点餐吗？”

道士又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你这样搞得我很尴尬，你要不……”

“你要不请我吃吧。”年轻道士突然说。

周发发被震惊到了，他围着人家转了一圈，上上下下看了个遍，确定这道士身上没有任何拍摄设备，这才问：“你不会真的是要饭花子吧？”

道士还是摇头，说：“我不是，我是出家人。”

周发发说：“一般这种情况，不是应该先给我看看面相算个命吗？哪有一上来就要我管饭的？再说了，出家人也吃炸鸡吗？”

道士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前台服务员扯着嗓子冲他们喊：“A1096是哪个？”

“我我我！”周发发慌忙上前取餐。道士看他托盘上放着满满当当的炸鸡，忍不住说：“你一个人吃这么多？”

周发发说：“点的套餐啦。”

“吃不完怎么办？”

“吃不完带上火车啦！”

道士就在对面坐下，睁着一双漂亮的眼睛看周发发啃鸡翅，怪膈应人的，但也赏心悦目，周发发心情复杂。

“天师……你这样我觉得很吓人，可能是我灵异小说看多了……你到底要干嘛？别逼我报警。”

道士说：“我叫殷郊。”

周发发一双眼睛警惕地盯着他，说：“我……欠你钱了？”

殷郊低头，笑着摇摇头，表情有些失落。

“我是来化缘的，可能……可能你不信。”

“信的信的！”周发发赶紧说道。他把手机拿出来，对殷郊说：“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”

这回换殷郊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了。周发发笑着说：“出门在外，行善积德，你图个便利，我图个吉利，哥不差这点钱，说吧，别人给多少？”

殷郊懵懂地眨了眨眼睛，他没有回答周发发的问题，而是直接拿起桌上的炸鸡吃了起来。

“嘿！你这小道士，真饿了呀？”

殷郊却因为这句话突然感到鼻酸，眼泪水像珍珠串儿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，他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抹了满手的热泪，一下哭得更厉害了，嘴里塞着鸡肉一抽一抽的，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。周围的顾客纷纷侧目，把周发发盯得浑身上下都不舒服，他焦急地对殷郊说：“天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我把你弄哭的吧？”

殷郊还是摇头，一边摇头一边还不忘啃几口炸鸡。

周发发只当他是饿坏了，不敢再跟他计较，小心翼翼地陪着他把这顿饭吃完，餐盘上一堆鸡骨头，愣是一点没剩下。

两个人走出开封菜的时候已经天黑了，殷郊站在门口仰头看天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忍不住问：“怎么见不到星星？”

“这儿呢。”周发发指了指街上，这会儿正是晚高峰，汽车闪着尾灯排起了长队，不停有人按喇叭，高架上挤成一片，远远看过去真有点像悬在空中的繁星。

“城里那么亮，哪还有星星啊。”周发发回身冲殷郊开了个玩笑，心情不错，他脚步轻快地往家走。

殷郊跟上去，忍不住一直瞄着周发发看，他对这张脸实在太熟悉了，熟悉得让他有些惊心动魄的，对，就是这个词，殷郊觉得心脏都快从喉咙口跳出来了。

“姬发……”他执意这样叫他，“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？”

“你就赖上我了是吧？”周发发说，“没有钱？没有手机？那你是怎么来到这的？”

殷郊说：“我下凡来着。”

周发发猛地站住，皱眉道：“你……啥玩意儿？”

“下凡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周发发弯下腰大笑，“我说哥们，我承认你长得很帅，但也不能入戏太深吧？你这样真的容易被人送去治疗小脑袋哦。”

殷郊也知道对方不会信，他现在没有法术，更不能验明正身，但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还是很容易的，他说：“道士下山，总听说过吧？我们私下都叫下凡来着。”

“那能是一个意思吗？”

“开玩笑咯，修仙嘛，不想当神仙的道士不是好道士。”

这话听上去无比正常，周发发再次打消了报警的念头，重新审视了一下面前这个道士：身材高大魁梧，眉眼深邃明亮，雕塑一样的脸庞和举手投足间的一抹贵气，让他看上去确实有点超逸绝尘的架势。

当然也有点像男明星。

周发发清了清嗓子，问道：“你跟着我究竟想干啥？”

“我回不去了，被逐出师门，身上什么也没有，我第一次下山。”

“现在还有这么纯粹的道士呢？”姬发问，“你真不是搞诈骗的？”

“诈骗你一顿炸鸡吗？”殷郊反问。

这倒真是被问住了，周发发虽然觉得他很奇怪，但搞诈骗的不会一上来就让你觉得他是搞诈骗的，这人如此反常的行为更显得他正常了。

“那你为什么选中我？”

殷郊沉默了片刻，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周发发的脸看，过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施主，你明眸善睐，心地善良，人缘是极好的，无论到哪、做什么，都会有贵人相助。我一路化缘到此地，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福相之人，出家人讲缘分，无论你去哪，带上我吧，我一定会帮到你的。”

这段话极为中听，谁还不爱听点吉祥话儿？周发发被他捧得相当舒服，又不好意思表现得过于张扬，努力压制着上翘的嘴角，搂过殷郊的肩膀用力拍了拍，说：“嗨！你这话说得太客气了！”

殷郊被他搂着，心里雀跃得不行，脸上笑得格外灿烂，一瞬间他们好像又回到了两千多年前，在朝歌城外的草原拉练，身后是两个人的小马，脚边是疯长的勿忘我，呼吸之间都是清冽的北风。

“带上我吧……”殷郊又轻声重复了一遍，“我没有别的亲人了。”

2

周发发带殷郊回了家，他把殷郊按在椅子上，自己往餐桌上一坐，说：“你听好，我只是暂时收留你，这房子是我朋友的，我走以后他会来收房，你得尽快找别的地方住。”

殷郊问：“你去哪？”

“你管我去哪儿。”周发发说，“我信你刚下山，但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你是个大活人，我怎么带着你？你又不是条狗。”

“我当然不是狗，狗又不会说人话。”殷郊说。

周发发一愣：“这是重点吗？你是不是……你们道观里没几个活人吧？”

殷郊点点头：“对啊，都是神仙，还有条狗，叫哮天。”

周发发被他逗乐了，在他看来这个小道士的精神状态游走在稳定和疯癫之间，时而痴傻时而机灵，比如此时此刻，他不是很能判断这句话到底是玩笑还是臆想。周发发觉得有趣，他顺着殷郊的话说：“要这么着，你怎么好端端的被赶下山了？”

“没有游客，倒闭了。”

听起来有点道理。

“你是怎么出家的？”

“师父捡来的。”

周发发不知道自己还能问什么，一个孤儿，从小被道观收留，与世隔绝，无亲无故，讨饭讨到自己面前，像一张白纸，干干净净，飘飘零零。周发发学着他爹的语气说：“哎呀，怪可怜见的……你该不会连个身份证都没有吧？”

殷郊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……国家去年给黑户集体上户口，你没去吗？”

“错过了。”

殷郊东张西望的，一边说话一边观察这屋里的陈设，表情介于懵懂和坦然之间。周发发狐疑地看着他，总觉得这道士的眼底透露着一股狡黠，他说：“那我也没法带着你啊，我一会儿得去坐高铁，你怎么买票呢？”

“要不你就当带了条狗？”

“那么你要跟狗一样办托运吗？”

殷郊好像一点也不为这种事着急，他问周发发：“我可以洗个澡吗？”

周发发还没来得及拒绝，殷郊直接站起来把自己的发髻解了，万千青丝像瀑布一样散落，一直垂到后腰，柔顺黑亮仙气飘飘的，给周发发看呆了。殷郊丝毫不在意，背过身就开始脱身上的道袍，脱得只剩个裤衩，流畅紧实的肌肉线条全都展现在周发发眼前，还一脸无辜地问：“浴室在哪？”

周发发吸了口气，说：“你们道观伙食挺好的吧？你看着也不像讨饭的呀。”

殷郊已经很久没洗澡了，他几乎用光了仅剩的半瓶洗发水，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湿淋淋的，一路走一路淌水。周发发赶紧从阳台上扯了一条浴巾往他头上一蒙，把人按在椅子上一顿揉，边揉边说：“几千块一平的实木地板啊！你不知道擦干了再出来吗？”

殷郊透过客厅的穿衣镜看见周发发把自己的头发裹在浴巾里用力拧，他也没穿衣服，光溜溜地坐着，觉得这个场面特别有趣，所以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姬发，下回换我帮你洗吧？”

“我自己会洗。”周发发说，他甚至没有关注到殷郊对自己的称呼。

“那……可以告诉我你要去哪里吗？”

周发发帮殷郊擦完了头发，在家里到处找梳子，最后在一个放着各种螺丝刀和起子工具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把宽齿梳，可能是他朋友留下來的。他一边给殷郊梳头一边说：“我去投奔我朋友。”

“是给你这栋房子的朋友吗？”

“另一个朋友。”

“我说的没错吧？你人缘好，到哪都能遇见贵人。”

周发发笑着说：“是是是，借你吉言。”

“几点的车？”

“已经晚了。”

“啊！”殷郊立刻转身，“是我耽误事了吗？”

周发发很想说是的，但奇怪的是他心里没有一点埋怨，话到嘴边也觉得没有说出来的必要。他把殷郊的身体扳回去，拿来吹风机，一边给殷郊吹头发一边说：“没辙了，不吹干根本没法梳，你们道士是不是很久不洗头？”

吹风机的热浪呼到殷郊脸上的时候他本能地躲了一下，但是周发发的动作很利索，看起来很像专业干这个的，他盯着镜子里自己满头乱舞的长发，自顾自说道：“山里的星星就挺多的，离你特别近，屋子也比你这里大很多。但是我在那里待不住，我等了好多年，希望师父可以放我下山。”

“没想到直接倒闭了，对吧？”周发发问。

殷郊回头看他，眨巴着眼睛对他说：“姬发，你给我拿件衣服穿呗？”

周发发从自己的衣柜里找了件T恤让殷郊套上，然后坐到他对面，认真地说：“我不叫姬发，我叫周发发，既然你要跟着我，你总得叫对我的名字吧？”

殷郊低下头默默地扣着自己的手指。

“我现在要去北方投奔我的朋友，本来买了票，现在带着你我也坐不了火车，只能换成自驾，那么现在我还得去借辆车。我可以管你吃住，带你去派出所上户口，作为回报，我希

望你少说话，多观察，还有，你得自己找事情做，不能总跟着我吧？”

殷郊问他：“你去找你朋友做什么？”

“找工作呗。”周发发话音刚落，手机响了一声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他爸给他转了一笔钱。

周发发假装没看见，站起来收拾行李，一边收拾一边说：“我爸想让我留在老家，我不乐意，这点咱俩挺像的。”

“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他开了个副食品加工厂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周发发看了殷郊一眼，道：“你不懂是吧？没什么，他以前也是个农民。”

他们出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周发发带着他直接去了地下车库，正来回张望，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汽车喇叭声。周发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这儿呢！来了来了！”

那是一辆灰色的小轿车，有个寸头男生从驾驶座里走出来冲周发发挥手。周发发向他伸手，男生把车钥匙递到他手上。

“还有半箱油，上高速之前加满，上个月刚年检过，保险起见你记得检查胎压。”寸头男说道。

“谢了哥们儿。”周发发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寸头男的目光转移到殷郊身上，殷郊散着他的及腰长发，昏暗的灯光下真有点像个姑娘，定睛一看才发现人高马大的。寸头男指了指他，问周发发：“这位是谁？”

周发发说：“一个小兄弟，怪可怜的，爹妈没了。”

男生看他不想主动解释，也没多嘴去问，就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，对周发发说：“保持联系，到了记得报平安。”

周发发冲他做了一个“ok”的手势。

两个人坐着这辆旧车就上路了，在第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的时候，殷郊轻声问道：“刚才那位，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
“我发小，不然也不能这么给力。”周发发一边说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中控台的抽屉里翻找车辆行驶证。

殷郊开始低头玩他的手指，突然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：“这么说，他见过你十二岁之前的样子咯？”

周发发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古怪的语气，他皱眉：“十二岁之前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说：“当然是羡慕你有朋友啦。”

周发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，在路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俊俏动人。

“这有啥好羡慕的？你也会交到朋友的！”

红灯重新跳到绿灯，轿车起步，殷郊抬头看着车窗外四通八达的现代公路，摸了摸自己的长发，突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：“很高兴又跟你见面了，姬发。”

3

殷郊下凡之前，杨戩来看他。二郎神带了点新酿的暖酒，特意把哮天犬支出去干活，两个人坐在仙桃树下面对酌。

杨戩问他：“听说你要离职了？”

“退休。”殷郊笑着说。他舒展了一下身体，靠在椅背上，头顶是开得非常拥挤的桃花。殷郊问道：“哎，杨戩，咱俩认识多久了？”

“两千年？”杨戩问。

“不止。”

“三千年？”

“有这么久吗？”殷郊问，“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活不过三十岁。”

神仙的寿命没有尽头，他们很少会记得自己的年龄，尤其是封神之前的事情，几千年过去了，早都忘了。所以殷郊这番话是非常反常的，但正因为是从殷郊嘴里说出来的，又显得无比正常。

杨戩说：“师父有没有告诉你，神仙下凡会被削去法力，你这种情况，下去之后可就回不来了。”

殷郊坦然地说：“我知道啊，不然我为啥总嚷嚷着要退休。”

杨戩垂眸，静静地给自己倒酒，说道：“你是退了，你要去见你想见的人，那你跟我们的情分呢？”

殷郊笑着抬头看那些桃花，说：“杨戩啊杨戩，我就知道你要来问我。你的日子那么长，又有多大的趣味呢？”

“凡人的寿命很短的，”杨戩说，“何况他也不是他了。”

殷郊点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不是我们的时代了，也不是我们认识的人了。不过……杨戩，做凡人挺好的，在有限的生命里荡气回肠，而不是在无限的生命里变得麻木，这次下去，我想重新找回做人的感觉……啧，这话听着好怪哦。”

二郎神低头不语，殷郊笑着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脚，说：“喂，干嘛呀，苦大仇深的。”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来找你喝酒吗？”杨戩问他。

殷郊骄傲得摇头晃脑，说：“谁知道呢，可能我……更有魅力？”

杨戩被他逗得开怀大笑，笑够了就说：“太子殿下，你真的不适合当神仙。”

这句称呼一出口，殷郊直接被说愣住了。他收起笑容，默默低头喝掉了一杯酒，万千思绪翻江倒海地在胸腔里搅动，闹得他烦闷异常，抓心挠肝。这几千年来他时时有这种症状，他觉得自己一定是病了，可没听说过神仙也会生病，他把这件事告诉太公，太公却说：“星君，这不是病，若你还是肉体凡胎，我会建议你掉几滴泪，可现在不行了，我们没有眼泪

可以流，做神仙，千万别想伤心事。”

他被人叫了很多年的“星君”，却在这一日猝不及防地听见了“太子”。

杨戬看他悲伤，便说：“你就要回去了，我提上一提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些旧事。”

殷郊说：“我以为你不喜欢我提以前的事。”

杨戬摇摇头：“不让你提是怕你伤心，你又见不到他，何必折磨自己。可我也不是真的铁石心肠，这个天庭不是只有你在乎他。”

“但是只有我想去找他。”殷郊有点醉了，他漫不经心地拨弄着桌上的插花，“我懂，我懂，你们都笑话我，你们都深明大义，只有我想着撂挑子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殷郊重复了一遍，“杨戬，神仙没有用的，千秋万代，只有人间的灵魂才会被人记住。大概是因为……我原本最有可能站在他的身边。杨戬，我不想当神仙了。”

殷郊说着说着就趴在了桌子上沉沉地睡着了，粉色的花瓣落在他的身上，像温柔的春雨一样，可天庭是没有春雨的。

殷郊跟姬发在寂静无人的后半夜里开着车在高速路上狂奔，他觉得有点困，但是这种困顿的感觉是他几千年未曾体会到的。属于人类的疲惫，像烧光的油灯，像干涸的水车，又陌生又熟悉的感觉，这很有趣，他一边感受着这种有趣，一边打着哈欠。

“你睡会儿吧，”姬发说，“但是不可以把座椅放下来，这很危险。”

殷郊说：“你不困吗？你又不是神仙。”

“我下午睡太久了！”姬发说。

殷郊歪着头，脸上依旧是懵懂又新奇的表情，姬发从内饰镜里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笑着问他：“怎么总是这幅表情？小道士不食人间烟火是吗？”

殷郊说：“我很好奇。”

“好奇什么？”

“对你很好奇，对我自己也很好奇，我以前的生活可能是太单调了，我很久没感觉到这么困了。”

姬发依旧笑着，眼睛虽然看着窗外的道路，但心思已经拴在小道士身上了。

“所以你舍不得睡觉？”他问。

“对！”殷郊突然兴奋了起来，“原来你也懂！我还怕你笑话我哩！”

姬发说：“那我陪你一起睡觉呢？”

“啊？”殷郊吓了一跳，这个姬发跟他相遇不到一天就提出了这种邀请，这让他立刻手足无措了起来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还有几公里就到服务区了，今晚不赶夜路。”

殷郊没有吱声，姬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问：“怎么啦？不是你让我休息的吗？”



殷郊望向窗外，说了一句非常暧昧的话，他说：“你答得太快了，我还没来得及脸红呢。”

姬发瞪大了眼睛，他又偷偷从内饰镜里瞟了一眼殷郊，突然不知道怎么回应对方，殷郊处之泰然，反倒是自己尴尬了起来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别问了，山上没女人。”殷郊几乎是本能地说了这话，但说完了就开始疯狂后悔，差点要咬断自己的舌头。这句话像是一种暗示，或者一种邀请，殷郊表面上强装淡定，可内心已经在疯狂尖叫了，他很怕这月黑风高夜姬发把他当成变态，或者，从此以后就下意识地疏远他拒绝他。如果此时杨戩在场，一定会疯狂大笑，殷郊甚至能想象到他会用什么语气调侃他，不一定难听，但一定是一针见血。

出乎意料的，姬发没有因为殷郊这句话露出什么古怪的表情，倒是说了句乍一听不相关的话，他平静地说：“你倒是能猜到我想说什么。”

这下殷郊终于脸红了，他窃笑着，假装看向窗外。姬发问他：“道士是不是得有点法力？”

“你信这个？”殷郊转头看他。

姬发摇摇头：“不是很信，但这不是有现成的道士问吗？”

车下了高速在服务区停下来，旁边的超市亮着灯，姬发去买了两桶泡面，跟殷郊一人一桶坐在车里吃。殷郊抱着热滚滚的泡面对姬发说：“我会看一些面相，直觉很灵，嘴也很灵。”

姬发一边吃泡面一边好奇地问：“有多灵？”

殷郊拿塑料叉子摆弄碗里的泡面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跟我待得久了，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你可得说点儿好话。”姬发笑着说。

“其实你不信，也是一件好事。”殷郊说，“凡人不需要神明，都是神明在利用他们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姬发头也没抬，呼哧呼哧地吸溜着泡面，看样子是真的有点饿。

殷郊没答话，他慢条斯理地吃着这种对他来说十分陌生的食物，想到了一些很久之前的事情，想到了上一世的姬发，和自己真正的十几岁少年时光。太岁神的目光变得沉静悠长，几千年的灵魂留在他的身体里，一眼就望穿了物换星移。

他轻声道：“是我的一个朋友……总之，你不信这个是最好的。”

4

殷郊睡了几个小时，醒来的时候天蒙蒙亮，姬发就在自己身边的驾驶座上歪着，睡得很恬静。殷郊一直盯着那张侧脸看，他想起天尊对他说的话，人皇耗尽了自己的气运，挣脱了神明的操纵成就了江山大业，在九幽寒泉困了千年不得往生，是东岳大帝念在他千古留名的份上，把那一缕英魂从梁父山下带出来，一代帝王才得以落入六道轮回。

天尊问他：“这样做值得吗，为了一个早就忘记你的人？”

殷郊说：“凡人寿短，我已厌烦了在这九霄之上目睹他的生生世世。师尊，我每一次都会来求你，以前的每一次，和以后的每一次。”

元始天尊说道：“你抬起头来看着我，殷郊，在你眼里仙界极乐也比不上他，对吗？”

殷郊垂眸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师尊，你从未尝过人间五谷，不知愁肠百结，也不知悲欢离合，可这些都是爱的代价，没有七情六欲的永生毫无意义，你们赐给我的福泽，永远比不上我原有的人生，我自己的人生。”

元始天尊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他在那一刻领悟到，殷郊从来就不想当这个神仙。

“回吧，”天尊说，“回到他身边去，去找你自己的人生。”

殷郊想起这段记忆，心中不免感慨，他打开车窗，靠在窗边看着破晓前寥落的星空，呢喃道：“师尊，到底什么是修行呢？”

姬发突然发出了一些动静，他动了动腿又动了动胳膊，换了个姿势，瞥了一下殷郊就又把眼睛闭上了，嘴里含含糊糊地问：“你怎么不睡，还早呢。”

“你接着睡吧，我守夜。”

姬发忍不住笑出来，不过也没舍得把眼睛睁开，舔了舔干燥的嘴唇说：“放心吧，两个大老爷们呢。”

殷郊安静地等了一会儿，感觉到姬发似乎再次入睡，他轻轻地喊了一句：“姬发？”

没有反应。这一刻殷郊的脑海里闪过无数的画面，他们在草原上露宿，在军营里合卧，在太子宫里同寝，他躺在他的身侧，在对方睡着之后念叨他的名字，像某种自己才懂的咒语，千言万语都在这一声声的呼唤中说尽了。

“姬发？”你睡了吗？

“姬发。”我为什么那么爱叫你的名字。

“姬发……”我在努力认识现在的你。

“干嘛？”姬发突然睁眼看向他。殷郊被吓了一跳，整个人一下贴在车门上。

“你……你没睡？”

“被你这样念叨还能睡着吗？”

殷郊紧张到结巴：“可……可是你不让我这样叫你。”

姬发重新闭上眼睛，他叹了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这个姬发，是哪吒传奇里的姬发吗？”

殷郊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所以干脆闭上了嘴。

对方接着问：“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喊我？”

殷郊还是没说话。

“算了，你不想说就不说了。”姬发重新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把盖在身上的外套往上拉了拉，闭着眼睛说：“你想叫就叫吧，我当个艺名好了。”

天亮之后他们又开了一整天的车，穿过郁郁青青的山峦，穿过沃野千里，柳暗花明。高速的指路牌上提示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名，直到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萧索，气温降下来，他们才确信目的地变得更近了。

姬发把车开下高速，这时已经是傍晚，北方的天暗得更快，路边零星开着一些建材店和加工厂，也有一些饭馆亮着昏黄的灯光，招牌上打着面条和水饺的字样。

殷郊问：“你跟朋友约在这？”

姬发摇摇头：“先找地方住，不急这一时半会儿，今晚不睡车里了。”

这个小镇缺少路灯，他们仔仔细细绕了好几圈才找到一家小卖部，老板娘正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。姬发把车停在门口进去买东西，殷郊就站在那看电视。电视里放着财经频道的企业家创业故事，看上去似乎是一家食品加工厂，流水线上都是一排排独立包装的脆笋、面筋、高粱饴之类的零食，镜头里有一老一少两个男人，都是这家工厂的老板，旁边标注了名片，年纪大的叫周富富，年纪小的叫周财财。

姬发拿了一些干粮和矿泉水，结账的时候看见电视里的画面，表情有一些微妙。殷郊指了指电视屏幕又指了指姬发，问：“周富富，周发发，周财财？”

姬发撇了撇嘴，拎了东西就往外走，殷郊追上去，跟在后面说：“能上电视应该很厉害吧？”

姬发沉默不语，他拉开车门坐进去，刚准备点火，就被殷郊按住了胳膊，殷郊接着问：“另一个是你弟弟？”

“对啊。”姬发不耐烦地说道。

“因为你不想管这个食品厂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那你弟弟呢？”

姬发拧开矿泉水喝了几口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可以跟我说一说的，”殷郊道，“我嘴很灵的，记得吗？说一说你的愿望吧。”

“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这么会猜我的心思，应该知道我只是不想听他安排罢了。”

殷郊说：“那你弟弟呢？他也不想继承这个厂子吗？”

姬发问：“怎么，你很关心我爸这个厂子有没有人接手吗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就是觉得，如果你弟弟也不喜欢做这件事，那么相当于是你这个做哥哥的把责任推卸给他了，让他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负担。”

姬发似乎听见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，质疑道：“什么责任？你说的该不会是子承父业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帅哥，不是吧，你年纪轻轻怎么跟我爸的思维一样古板，都这个年代了，我不能有我自己想做的事吗？我弟弟不想干他也跑啊，老头子又不能叫警察来抓他！”

殷郊愣住了，这一路上姬发都心平气和的，“帅哥”这两个字一出口就立刻显得疏远了不少，语气也夹枪带棒的。这是姬发第一次跟他生气，也是殷郊第一次直观地体会到这是一个全新的姬发，他用同一张脸，做着同样叛逆的事情，但他不是王家侍卫，不是西岐少主，也不是周武王。

姬发自知失控，害怕殷郊不舒服，但殷郊的表情却是有些失落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差点忘

了。”

“忘了什么？”

忘了我们之间差了三千年。

而殷郊只是叹气：“忘了我对你来说还不是朋友，不该多嘴问这些。”

姬发却着急了，他赶紧说：“你别这样，我就是……心情不好，开了这么久的车，人又累，还要被问到我跟爸爸的事。”说完还不忘补充道：“不过我爸爸人挺好的，他以前就是种地的，后面才创业，我们那村子都靠他的厂子致富，他评了先进，还当了乡贤呢！”

殷郊笑起来，他的眼神很温柔，一点没有为刚才的拌嘴而在意，他说：“这个厂子应该就是他的心血，所以很希望你们留在那吧？”

姬发也说：“是，其实我都能理解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他一直拿这件事来压我，都给我整应激了，真对不住啊，你也就是随便问问，我不该对你发火。”

殷郊摇摇头表示不会在意，他问：“那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种地。”

“啊？”这倒是让殷郊吓了一跳。

姬发立刻哈哈大笑，他说：“我爸能乐意吗？他好不容易从一个种地的奋斗成了农民企业家，现在儿子又要去种地！”

“所以你去找的朋友，是为了……种地？”

“对啊！”姬发一边说一边给车点火，他歪头看着殷郊，一脸的得意，像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。“我念的就是农大，不种地不就白念了吗？”

殷郊直觉这事没那么简单，但他看姬发不说，自己也就不着急问了，反正已经上了他的车，迟早会知道的。殷郊低声笑着，对姬发说：“好啊，祝你早日实现你的理想。”

姬发一脚油门，这辆小破车又上路了，车窗外的灯光掠过殷郊的脸，把他照得像电影里的男主角，他正眯着眼笑，从最开始的激动、忐忑，变成了单纯的快乐。他想：这样一点一点认识你的感觉，真好。

## 5

乡镇上的旅馆都是招待所级别的，很窄的一个门面进去，木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。殷郊跟在姬发身后，上楼的时候在那嘀咕：“希望床能大一点，睡得舒服。”

姬发说：“想得美，能有两个枕头就不错了。”

结果一推门进去，发现房间竟然还挺大，中间摆了一张一米八宽的大床，甚至还有电视机。姬发看向殷郊，殷郊得意地冲他扬了扬嘴角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，我嘴很灵的。”

姬发说：“那你再祈祷一下今晚楼下的卡拉OK不要扰民。”

殷郊说：“这种事情，太刻意了就不灵了，能洗个热水澡睡一觉就很好了。”

因为他这句话，这天晚上楼下的卡拉OK一直就没消停过。两个人背靠背躺在大床上，窗外

被迪厅的霓虹灯招牌明晃晃地照着，不断有刺耳的歌声配合着DJ舞曲传出来，有个男的喝醉了在撕心裂肺地唱：“难得有几个真兄弟，不散的情义，虽然很久不曾联系，放心里惦记……”

姬发虽然闭着眼睛，但是白眼快翻到天上去了，隔一会儿就要叹口气。殷郊反而觉得很有趣，这样的烟火气他没见过，他问：“这唱的是什么曲子？”

姬发说：“这种东西不能称之为曲子。”

“好吧……”殷郊轻声说，“我会弹一点古琴。”

这倒是让姬发很惊讶，他回身问殷郊：“你还真是下凡来了呀？”

诚然这是一句调侃的玩笑话，但是殷郊顺水推舟地说：“我那把琴，是个古物，很多人都摸过它……”

“比如呢？”

“比如……二郎神？”

殷郊的语气拿捏得很好，带一点插科打诨的随意，避免外人听上去误以为他神神叨叨的。姬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对殷郊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真神仙，我是假姬发。”

殷郊翻了个身，他面对姬发，看着他说：“做神仙哪有做人有意思。”

“那……做神仙是什么感觉呢？”

“没有亲人，没有欲望，我始终没明白师尊说的修道，修的是什么道。你说，如果你的生命是永恒的，你还会想得到什么东西吗？”

姬发没想到这个话题会一下子变得那么严肃，他躺在床上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不懂哎，你们在山上天天思考生命的真谛吗？”

殷郊说：“人间很好，人间有四季更迭，人间有很多很多的情感，还能遇见你。”

姬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也翻身跟他面对面地望着，问他：“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”

殷郊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因为你也信任我，你不会把我当成疯疯癫癫的人。”

“你真的很奇怪哎！”姬发忍不住说，“一边说自己是神仙下凡，一边又让我不要信这些。”

“真神才会让你不要信这些，假神早都问你要钱了。”

姬发扬眉，竟然觉得这小道士妙语连珠的。

他掏出手机一顿检索，然后把屏幕递到殷郊面前，两个人头靠着头看手机，姬发问：“这是你吗？太岁统领殷元帥？”

殷郊看了看屏幕上的画像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画像上分明是个老头子，跟他长得一点也不像，他知道姬发不可能信他，便说：“三千年了，谁还记得我长什么样，神仙的画像，都是根据帝王的样貌想象出来的。”

姬发认真地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这句话说的很对，特别对，可是放在这个场景下又很离谱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喊我姬发，真的是哪吒传奇里的姬发吗？”

“你是不是只看过哪吒传奇？”殷郊忍不住吐槽。

姬发摇摇头：“还听过单田芳的评书。”

这时楼下的男人唱完了一首，开始切到下一首歌，五音不全的调子依然折磨着他们的耳朵：“男人，请原谅他很平凡，男人，有时他左右为难。”

这次换殷郊叹了口气，他把被子往上拉一点盖住自己的胸口，闭上眼睛说道：“我开玩笑的，今天的戏就演到这，明天再逗你玩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怪我，应该好好许个愿，楼下确实很吵。”

姬发是很不服气的，他刚刚被激起了一点刨根问题的欲望，现在这话题突然又被轻巧地撂下了，按照他一贯的性子，一定要追到一个答案才行，可这答案是什么呢？身边躺着一个下凡的神仙？别人都说了是玩笑，他居然当真了？

姬发别扭了一会儿，突然就泄了气，他说：“你长得好，说不定真能当个演员。”

殷郊本来对这句话不以为然，但是一个念头从脑海里闪过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个凡人了，不是说凡人就会心想事成，但凡人至少不用像神仙一样觉得这世间万物都跟自己无关。他现在可是个凡人哎！可以做梦，可以祈祷，可以期待，这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与自己有关！

“演什么？”他问姬发。

“嗯……我也不知道，演个偶像剧？”

“什么叫偶像剧？”

“就是扮得很帅跟美女姐姐谈恋爱，然后乌泱泱的小姑娘喜欢你。你们做神仙应该很习惯被人追捧吧？”

殷郊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其实他对演偶像剧没什么兴趣，但他假装思考这件事的体验很奇妙，他在一点点跟这个世界建立联系。

“如果我当了演员会怎样？”

姬发想了想，说：“给我家副食品厂做代言？”

“什么是代言？”

“就是你推荐我家的产品，让大家来买。”

“好啊，”殷郊说，“这个很好。”

姬发忍不住咯咯咯地笑，他说：“我们一本正经的样子真搞笑。”

殷郊往中间挪了挪，两个人的肩膀叠在一块，他说：“姬发，我不想当演员，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喜欢我。”

“你居然在认真思考这件事吗？”姬发笑着说，“放心吧，当演员可没那么容易。我也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今天的戏就演到这，明天再逗你玩。”

说完他像终于掰回一局似的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他捂着嘴，仿佛幸灾乐祸一样等着殷郊的

反应。

殷郊也跟着笑了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三千岁似的，因为一些幼稚的言语嬉笑打骂，生气是装出来的，快乐才是真的。

“你看，我就说做神仙没意思吧，神仙可交不到你这样的朋友。”

这样一句话已经完全分不清是玩笑还是真言，姬发就当殷郊在夸他，心里十分开心，他扯了扯被子，原本他们一人一边，中间好像隔着楚河界限，现在已经可以在一个被筒里伸腿蹬脚的。姬发的脑袋挨着殷郊，盯着小旅馆斑驳的天花板说：“真好，你也是个很有趣的朋友。”

殷郊碰到姬发的身体，感受到了滚烫的体温，以前的冬天特别冷，被子也不如现在暖和，去冀州打仗的时候只能靠对方的体温取暖。现在躺在自己身边的早就不是当年那副身躯，他也错过了姬发的每一个百年。可是说来奇怪，人的灵魂像拼凑起来的破布，缝缝补补，七零八落，但只要还是他，就没来由得感到亲切。看来他这几千年还是悟出了点道理，肉身只是灵魂的载体，真我存在于内心。

“姬发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师尊说得对，我回到你身边，就是来找我自己的人生。”

姬发还没来得及思考这句话，殷郊突然翻身握住了他的肩膀，把他整个人揽着拽到自己面前，两个人的额头抵在一块儿，鼻尖都蹭到一起去了。那一瞬间姬发感到自己的脑子蒙了一下，好像有一阵风吹开了他的鬓角碎发，他闻见了花香、草香，闻见了泥土的腥味和道观里的檀香。他的身上有一刹那的酥麻，眼前的画面闪了一下又一下，他不确定是不是窗外的灯光在变幻，可脑海里总有一些模糊的场景若隐若现，白色的衣服，金色的宫殿，飞禽走兽，风吹麦浪，心底掀起了翻江倒海的情绪，抓不住头绪，好像灵魂骤然出窍，他不再是自己。

姬发目不转睛地盯着殷郊近在咫尺的脸，眼里是不可思议和目眩神迷。殷郊闭着眼睛没有看他，姬发用力眨了眨眼，那些幻境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莫名其妙的情绪也不见了，窗外依然是被霓虹灯照得五颜六色脏兮兮的夜空，那些难听的歌声还是挥之不去，好像大梦一场，醒来之后忘得一干二净。

殷郊缓缓睁开眼睛，深邃的眸子对上姬发的凤眼，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两个人靠得有多近。姬发不可避免地有些紧张，呼吸也跟着急促了起来，他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殷郊可不是，神仙的嘴角微微翘了一翘。

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楼下的男人又开始鬼哭狼嚎：“都是兄弟都会懂，手足情深感动在心窝。”

这一嗓子把屋里两个人弄得都有些尴尬，他们拉开了距离，各自心怀鬼胎地翻身，重新恢复了背靠背的姿势。

“他能不能闭嘴！”殷郊忍不住骂了一句。

话音刚落，窗外的灯全灭了，就连姬发正在充电的手机屏幕也暗了下去。过了几分钟，隔壁房间的住户打开门，在走廊里问：“是不是停电了？”

殷郊忍不住笑出来，他笑得太用力了，整个床都跟着抖，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姬发也在跟着笑，两个人虽不看彼此，倒是更有默契。

姬发笑累了，轻声说：“还真是一个小神仙。”

6

他们开的这辆灰色小车是个二手的夏利，殷郊听姬发说高速上跑太快了车身都会飘起来，方向盘跟着轮胎一起打滑。殷郊也听不懂，就问他：“飘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像筋斗云一样吗？”这时候姬发就会哈哈大笑。

就是这辆埋汰的夏利车带着他们一路进了草原，夏天刚刚过去，初秋的草原长满了厚厚的草甸。殷郊的眼睛一下就亮了，他扒在车窗边上目不转睛地看风景，姬发特意把副驾驶的车窗放下来，让草原上凉爽的秋风吹进来，闻着那些花草的香味，两个人的心情都愉悦了很多。

“姬发，那是什么？”殷郊指着远处巨大的白色风车问道。

“风车，发电用的，你手别伸出去！”

殷郊立刻缩回手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车窗下面。

“好高啊……”殷郊感叹道。

“你们神仙整天都在干什么，我怎么觉着你啥都不知道？”姬发边开车边问，当然这是一句调侃，小道士一直待在山上，见识少也很正常。

殷郊倒是认真地回答道：“要做功课的，修道，读经，还有公务。”

“你都干啥公务？”

“太岁当头有灾祸，刑冲破害鬼推磨，流年若还逢忌神，头破血流难躲过。”殷郊说道，“这句话你听过吗？”

姬发摇了摇头。

殷郊得意地笑了笑：“你一年的吉凶祸福，都归我管。”

姬发瞪大了眼睛：“这么厉害呢！”

“嗯！”殷郊用力点了点头。

“那你现在赶紧管一个！你等会儿啊我想想许个什么愿。”

殷郊说：“现在没用啦！我退休了，不干了，神仙下了凡，就没有法力了。”

姬发看了一眼殷郊，他心里有点犯嘀咕，这个说法跟之前那个道观倒闭的说法是冲突的，他不知道哪个才是真的，姬发的内心再一次产生了怀疑，说出来都好笑，他居然真的怀疑旁边这位是个神仙。他谨慎地问道：“啊……那你退休了，我们普通人可怎么办？”

“要给别人机会嘛，从姜太公第一次开榜封神，都过去三千多年了，多的是人魔精怪想要成仙的，你不能真的把这条路堵死，不然秩序就乱了。”

姬发被他说愣了，他小心问道：“像你这样主动退下来的……多吗？”

殷郊摇了摇头：“不多，他们情愿守着毫无意义的长生，也不愿像人类一样活一世。”



姬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干笑了两声，说：“那个……你今天的戏还……挺好。”

“台词不错吧？”殷郊歪头，笑得很嘚瑟。

姬发像松了一口气似的，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手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说，大笑着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回去你报个进修班，也去横店碰碰运气。”

这个诡异的话题就这样不动声色地过去了，姬发当然不会看到殷郊低头的那一瞬间眼里闪过的落寞，他想起临走前杨戩对他说：“你得有心理准备。”

你得预料到最坏的结果，他可能永远也想不起来。

夏利车开进了一个草场，两旁边的栅栏里面都是成群的牛羊。姬发把车停在一栋平房前，已经有个男人在门口等他了，他下了车跑过去对方拥抱了一下，对方说：“你居然开车来了，我还打算去火车站接你。”

姬发笑得很开心，他回头招呼殷郊，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学长，我们都喊他东哥。”

殷郊冲他点了点头，看起来十分矜持。学长就问：“发子，你这哥们儿唱摇滚的吧？留这么长头发。”

殷郊简单扎了个马尾，发束垂老长，看上去确实很有个性。姬发没有解释，他笑嘻嘻地拉着殷郊进了这间平房，房间里的设施很简单，一个土灶台，一副桌椅，餐桌上放着两个瓷碗，每个碗里都有两颗水铺蛋，还冒着热气。

姬发毫不客气地坐下来，拿着碗对殷郊说：“快来！东哥给我们煮了蛋。”

灶台上还烧着水，学长把锅盖打开，一边把热水从锅里舀出来倒进铁通里，一边说：“这一路肯定很累，我这没什么好东西，你们先垫垫肚子，我一会儿去宰只羊。”

姬发慌忙说：“那太麻烦了，我们随便吃点就行。”

殷郊注意到姬发的这位学长面堂黝黑泛红，眼角多几道皱纹，或许是草原上风吹日晒让他显得苍老很多。他听见姬发的话，回答说：“晚上总要喝一顿吧？有酒总得有肉吧？你别说客气话了，以前在学校我也没少宰你。”

姬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学长拎着一桶热水就出去了。殷郊凑到姬发面前说：“我会宰羊。”

“你老实坐这吃吧，”姬发说，“不要见外。”

殷郊在吃水蛋之前用发带很认真地把自已的头发绑成了道士头。姬发看见了笑道：“你还挺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。”

殷郊腼腆地笑了一下，这个表情姬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，新奇地多看了一眼。

“你来找你这位学长，是想跟他一起种地？”殷郊问道。

“种骆驼刺，”姬发说着把鸡蛋送进嘴里，“我明天就去治沙站报到了。”

看殷郊似乎没听懂，姬发又补充道：“防沙林知道吗？你们神仙是真的不管人事对吧？”

殷郊眨了眨眼睛，低头小声说：“神仙知道凡人的欲望。”

姬发把碗里最后一点鸡蛋吃完了，放下碗筷往屋外走。草原上已经迎来了落日，每一朵云都镶了金边，像仙女织出的彩绸，花团锦簇地散在空中，仿佛一抬手就能勾住一般。姬发咧着嘴看天，伸手指了指那晚霞，回身对殷郊说：“你就是从这里来的吗？”

殷郊抿嘴笑了笑，也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夕阳照在他丰神俊朗的脸上把他整个人都映得发光，一闪而过的神性让姬发愣了一下，然后他转身，撒开腿就往草原上跑。

殷郊立刻追上去，姬发跑得极快，铆足了劲冲上山坡，殷郊在后面大喊：“你去哪！站住！”

姬发大笑，他觉得心里十分畅快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，眼前是宽阔的草原和无垠的天空，他终于不用听着机器运转的声音读书写字，也没有长辈在耳边上苦口婆心，他的笑声淹没在了草原的风中，他很渺小，而他竟然因为自己的渺小而痛快不已。

姬发奋力地跑着，那些半米高的羊草让他的步子迈得有些吃力，一脚一脚踩下去哗啦啦地响，春天的时候这里会长满苜蓿和狼毒花，牛羊成群，无边无际。

他爬到最高的地方终于停下来脚步，殷郊跟在他身后没来得及收脚，被羊草绊了一下，直直从山坡上摔了下去。姬发想伸手去拉却没拉住，殷郊趴在地上一路从草甸上滑下去，直接滑到坡底，把姬发乐得不行，捂着肚子哈哈大笑。

殷郊也差点笑岔了气，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掸掸身上的泥土和草叶子，仰头冲坡上的殷郊喊：“笑什么呢！还不都怪你！”

坡下是一条小溪，夏天的时候汇聚成河流，冬天就会干涸，殷郊站在溪边，身后尽是层层叠叠的火烧云，这一幕美得像油画一样摄人心魄。

姬发指了指他的身后：“看夕阳！”

殷郊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些血色翻滚的云海让他愣住了，昆仑再美也美不过热烈的人间，他已经很多年都没见过这样的美景了。

“喂，小神仙。”姬发突然唤他。

殷郊回头，看见姬发站在光影之间，脸上是若隐若现的笑容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在你这里许愿，是不是比雍和宫要准一点？”

殷郊笑笑：“要不你试试？”

姬发说：“我希望能回去，不要跟着我了。”

殷郊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，他震惊地望着姬发，原本滚烫的心一下子掉进冰窖里，说不出话来了。

姬发接着说：“我以后都得留在这里，但你得有自己的事情做，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告诉你的，还记得吗？小神仙，好不容易下凡一趟，要过自己的人生，这是你说的。”

殷郊听懂了，但这次他还是说不出话，鼻头一酸，眼泪就噼里啪啦落下来，掉进面前的杂草中，他抹了一把眼泪，看了看自己湿漉漉的手指，抬头对姬发说：“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下凡吗？”

姬发没有回答，这一路上殷郊执意叫他姬发，还有那些真真假假的话，他也有了预感，生怕殷郊真的说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话。姬发只能反复在心里告诉自己：不要信，不要信，这是他自己说的，人类不需要神明，该死的，别信。

殷郊叹了一口气，他最终选择什么也不说，一点一点从坡下爬上来，经过姬发身边的时候轻声道：“回去吧，要开饭了。”

晚上学长热情款待了他们，在场还有几位当地的朋友，草原上的闷倒驴很烈，比二郎神新酿的暖酒还烈。殷郊喝得晕乎乎地给新朋友算卦，学长说我八字给你报一下吧？殷郊急得直摆手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你自己收好。”

姬发全程话很少，除了一些场面上的寒暄，就只是闷头吃肉喝酒，偶尔拿余光偷偷看殷郊，殷郊都知道，但他假装不知道。

学长突然说：“哎！明天带你们去骑马吧？想不想骑马？”

姬发第一反应竟然是转头问殷郊：“你想不想骑马？”

殷郊也没回他，学长看他俩谁也没接茬，大手一挥，说：“哎呀，不想就不要为难嘛，以后在草原上还愁骑不到吗？小兄弟，你在这待多久啊？”

殷郊还是没接话，姬发笑着替他说：“还没定呢。”

“那就多待一会儿咯，什么时候待腻了什么时候走，酒管够肉管够！”

殷郊转头看着姬发说：“学长让我多待一会儿。”

这话里话外倒有点阴阳怪气，姬发知道殷郊还在因为自己赶他走而跟他赌气，这感觉非常别扭，这种矛盾让他俩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变得暧昧了很多。

喝完了酒，学长安排他们在蒙古包里住下，其他人在空地上支了露营的天幕，挂上几盏灯接着喝。有人拿来了吉他，断断续续的和弦传进来，还有一些随意的歌声。

姬发主动整理床铺，殷郊就坐在一边发呆，两个人很有默契的都没找对方说话。床铺整理好之后姬发就把外套脱了，他爬上床，小心翼翼地问殷郊：“你来吗？”

殷郊坐在角落里，背对着姬发不吱声，姬发讨了个没趣，本想自己先睡，又觉得自己可能确实伤了他的心，还是鼓起勇气说：“我……我真的不是赶你走的意思，你愿意待在这里也可以。”

殷郊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都是神明在利用人类？”

“呃……”姬发不知道殷郊为什么突然提到了这个。

“殷寿残暴，触发天谴，只有太公愿意削去四十年修行下界伐纣。这一世，征战戎马，肝脑涂地，邪魔外祟争相斗法，成千上万的亡灵才垫出了一个万世太平，这时候神仙又在哪呢？”

说到这，殷郊这才转头看向姬发，两只眼睛通红的，一脸醉相也掩盖不了他眼中的悲悯，他说：“姬发，凡人不过是神仙的耗材罢了，我真的心疼你。”

姬发目瞪口呆地看着殷郊，这一次他终于没法说服自己这是一场戏，虽然这看上去实在匪夷所思，但他真的有点相信面前的就是殷太岁。

殷郊眨了眨眼睛，稍稍镇静了一下，这才走过来爬上床，一边说着：“如果可以选，我真的不想当神仙，再来一世又怎样，还是你不识我，我不识你。”

姬发觉得殷郊有点不一样了，原本那个对一切都好奇的殷郊不见了，现在是个泄了气的，眼里无光的行尸走肉。他看着殷郊躺下背对自己，忍不住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问道：“要

不……你跟我聊一聊，你还没当神仙的样子？”

在姬发看不见的地方，殷郊因为这句话流下了更多的眼泪，他抓着枕巾，咬着嘴唇，无声地痛哭着，哭得整个人都止不住地发抖。姬发心里也难受，他不知道如何安慰殷郊，这个一路上都依赖他温暖他的人，是小道士，还是小神仙，他怀揣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向自己走来，那种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他无法形容，就这样鬼使神差地把他留在了身边。

姬发俯身，从背后把殷郊搂在了怀里，他下巴抵在殷郊的肩膀上，手臂环着，动作有点笨拙有点慌乱，他只知道自己抱得很紧，他虽然什么都不懂，但他抱得很紧。

蒙古包外面的吉他声隐约响起，那些人在唱：“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。”

殷郊摸索着握住了姬发的手，姬发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还是找到我了，我不会让你走了。”

殷郊听出姬发的声音也有点哽咽。他缓缓翻身躺在床上，看见姬发正趴在自己身上微笑着看自己。很久以前，殷郊还不是星君，他是太子，他想念朝歌，想念母亲，他曾经遍体鳞伤地从那个金碧辉煌的牢笼里逃出来，也曾奋不顾身地奔向他的爱人，这一切都像云雾一样消散了，从他封神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应该放弃所有的幻想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。

但是他做不到。殷郊看着姬发的那双眼睛，心底有个声音非常强烈地说：“办不到！”

姬发笑着问他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殷郊撇了撇嘴道：“别人告诉我的。”

“别人？”

“游神是可以经常下凡的。”

“你不可以吗？”

“我不行。”

姬发把殷郊从床上拉起来，给他递了一块毛巾，殷郊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“你不用再陪我演戏了，我知道你是在哄我。”

可是姬发自己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不是演戏。他默默坐在旁边注视着殷郊擦眼泪，等他擦得差不多了，突然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还是太岁神呢，动不动就哭，丢不丢人。”

殷郊听了这话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立刻把毛巾狠狠扔在床上，揪住姬发的衣领拽到自己面前，一半委屈一半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！神仙是不能哭的！神仙没有眼泪！你懂不懂这是什么感觉！神仙也不是不会痛的！”

姬发却没有因为殷郊的做法而变脸，他温柔地笑着，伸手摸了摸殷郊的脸。

殷郊在那个熟悉的抚摸中愣住了，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流下两行眼泪。姬发的笑眼望进了殷郊的心里，他不再刨根问底，不再将信将疑，好像那个少年又穿过时间的荒流来到了自己的面前，近在咫尺，肌肤相亲。

殷郊觉得自己有点缺氧，说不清是因为哭泣还是紧张，两个人胸腔的起伏就差撞在一块儿了，殷郊的脸颊通红，这次换姬发得意了，他轻柔地帮殷郊擦掉眼泪，叹息着说：“小神仙，第一次下凡吗？”

殷郊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挺身吻住姬发，将人顺势扑倒在床上，舌尖游走在姬发的唇边，姬

发被他一下子亲懵了，身上僵着，只顾盯着殷郊看。

殷郊稍稍松开一点，说道：“张嘴！”

姬发本能地张开嘴，殷郊重新吻住，牙齿磕在嘴唇上，湿热的舌尖长驱直入，姬发慌张地含住，裤子里那根一下就顶上来了。

殷郊轻声笑了笑，心想你以前可不这么傻。他一边吻着一边脱自己的衣服，露出自己宽阔结实的胸膛。这样热血愤张的时刻姬发的反应却是解开了殷郊的束发。那些青丝落下来遮住他们的身体，姬发用力按住殷郊的后脑勺，小神仙跌进他的怀里，下体蹭在一块儿，两个人都爽得直抽气。

夜里的草原刮起了风，蒙古包外面的朋友们已经准备离开了，那些嘈杂的声音背后，是两具年轻的肉体热烈地缠绕在一块儿。殷郊被姬发压在床上，姬发吻在他的胸口，手却在他的胯下不停抚摸，手指探进体内的一瞬间殷郊短促地叫了一声，他仰着头吐露气息，嘴唇莹润又红肿，艰难地说：“关灯……关灯……”

灯灭的一刹那，殷郊错觉自己回到了朝歌，他们躺在寝宫的塌上，一个是太子，一个是侍卫，他在欲望的潮水里喊姬发，姬发粗喘着亲吻他的脸颊和侧颈，坚硬的器官破开他的身体，殷郊颤抖着叫出来，像溺水一样死死抱住身上的人。

“天啊……”殷郊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姬发的进攻总是让他难以承受，他无法相信过去这么多年他还记得这种感觉，颠簸的身体和一团乱麻的思绪，意乱情迷的两个人只剩下本能一般摧残彼此。

殷郊觉得胸腔里一股热流涌现，那是他作为凡人的灵魂在震荡，他激动得简直要疯了，抬腿勾住姬发的后腰，挺身把人掀翻压在自己身下，然后心急火燎地在他身上起伏。殷郊扶着姬发的阳具熟练地摆动自己的腰肢，他闭着眼睛，一边呻吟一边溢出几滴眼泪，尽是迷醉的表情。

这个场景让姬发觉得震撼，一个男人不仅可以妖媚至此，偏偏他的脸上总有一抹挥之不去的懵懂，天神一般的长相与他淫荡的动作对比强烈，姬发被他撩动得心痒难耐，他努力配合身上的人顶弄，蒙古包里是此起彼伏的呻吟，这一刻他们都有点忘乎所以。

姬发用一只手撑起自己的上半身，另一只手把殷郊揽在怀里，与他们激烈的动作相反，姬发用颤抖的声音一句又一句地唤道：“殷郊……殷郊……”

其实我愿意相信你的话，我愿意相信我们有过曾经，只是我想不起来的，对不起，我想不起来了。

殷郊高潮的时候下半身控制不住地痉挛，那些精液射在两个人的胸膛上，后穴猛烈地收缩，夹得姬发都叫出来。他一口咬在殷郊的锁骨上，骂道：“你们神仙是真的不管人事对吧？”

殷郊的额头碰在姬发的额头上，他大汗淋漓，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，纵然他虚弱地喘气，却还不忘调笑道：“神仙知道凡人的欲望。”

那天晚上殷郊精疲力尽地在姬发的怀里睡着了，没有做梦，也没有知觉，凡人熟睡之后就像灵魂出窍，这样安稳的睡眠神仙也难拥有。姬发搂着殷郊，侧耳倾听外面草原上的风声，这些原始的声音带着从远古而来的混沌和野性，血液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苏醒。一些熟悉的感觉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，他想起自己在梦里无数次出现的那些亭台楼阁，梦里人影攒动，很多人在对自己说话，但他永远看不清那些脸。

姬发的手轻轻抚上殷郊的侧脸，他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你好啊，殷郊……或许真的好久不见。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